

小義俠
情
俠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小本小說

情俠

第一章

沿地中海之蒙脫楷洛埠。土股也。余於十年前。曾一履其地。地有衆匯一所。崇樓傑閣。困困盤盤。碧海繞廊。青山排闥。語其闕敞。罕有比者。匯中怡情悅性之具。無不備。於是過客留蹤。豪人逐興。烏履紛披。而淑慝乃弗能辨。

某年月日。余自倫敦附車。重續舊游。舍館既定。卽攜途次購得之巴黎報。閒步海濱。惟時風和日朗。意得立高山峙於左。其巔隱隱作紫露色。其右爲馬路谷。大磐石。徧築白色巨屋。日光映照。光華四射。而海水澄碧。一望無際。騁懷游目。積鬱頓除。洵快愉也。

負暄讀報。報載一電。自俄都聖彼得堡發者。云莫斯科總督大公鮑立司。將次陔游。科涅洛寥寥數語。初不經意。惟計利涅洛距蒙脫楷洛至近。以景色優勝。名大地。四方選勝之士。無間賢愚。莫不以一挹其勝爲至樂。如磁石吸針。琥珀引芥。余自倫敦首途時。同人卽嘖嘖豔羨之。蓋沿地中海諸埠之勝景。其小者。

猶愈於健姆司之大埠。而利渥洛其尤著也。

顧余游時過早。游人尙稀。自少數之英人外。幾無他國人蹤跡。因思一旅行間。惟我英人獨具高尚之致趣。若他國人則寧家居抑鬱。虛擲韶光。計其情況。何異置身晦冥風雨中。竟日夢夢。雖有名山佳水。麗日和風。不知享焉。

任意放步。恣挹此邦風景。瞥見一戎服若有官職者。遙見余。卽莊肅致敬。比過其前。則又舉帽爲禮。狀至恭順。意若謂幸貴人之厚我者。余爲愕然。亦以禮答之。余於歐洲列國都會。皆曾游歷。習知列國遇賓禮式。無異英人。且嘗供職駐俄英公使署。故淹滯於聖彼得堡者。爲日尤多。彼邦風土人情。余亦稔知之。今以區區游子。而彼優禮若是。及伺其遇他人。卽又弗爾。意者其或有所誤歟。然則彼果誤余爲誰何者。此其故。今固釋然而當時則不覺爲之驚異。

既至一堡。方俯視火車遲行山谷間。忽聞槍聲砰然。飛鳥高逸。止於衆雁之簷際。目送所及。見一麗人嫵嫵而來。神致靜穆。行不旁睇。忽止步。遙望大海。若不知余之亦在者。度其意似有所訪。繼又向余行。過戎服者。戎服者亦加以殊禮。

委延徐步。游近余所。余乃迎而前。相其年。約二十有五六。姿容莊麗。意態溫存。而風度淵淵。彷彿碧海澄波。弗染纖毫塵垢。舉目見余。凝視片晌。顏色陡變。一若與余曾相識。而又有惡感情者。既似知其誤。掉頭去。不顧。遂入於巴黎賓館。余亦返寓。

冥想此女神采奕奕。芳韻超邁。足掩利渥洛全埠之優勝。而移游人之耳目。顧彼見余卽形慘狀。斯何故耶。苟得與之款接。一通情愫。甯非大幸。然素不相識。此願又烏能償。意女必常赴衆匯。余或於匯中漸接之。然彼地游人紛雜。良莠不齊。猜忌百端。實屬危道。惟是情感旣熾。如風鼓潮。不可復遏。遂蓄意往。將入匯。見二人凝目視余。狀若伺察。然余自頂至踵。固無毫末足以招人耳目者。正遲疑間。忽電車飛至。駕駛之疾。若急風驟雨。余苟不速避。必被顛躓。俄乘車者紛紛下。進匯。余亦隨之入。

闈人禮余。一如戎服者。入投刺於招待員。招待員讀余名。相余面。頗周摯。鞠躬曰。君爲褒雪福蘭夢德乎。何自來。余曰。倫敦。乃畀余特別優待券。每問必笑語。

承答。諂容可掬。時游人甚衆。余至博奕室。以券示門者。門者不視券。但鞠躬微語曰。君無須此。噫。異哉。計余往者到此。不過十年。而前後相待之不同。乃若是。入室。周視諸局。不見麗人。而隨遇諸人。皆若注意於余之行跡者。乃下局博。所注甚微。而每射輒負。余乃止。聞人輕語曰。此君殊慎。曰。毋怪。彼於二年前。曾大負於此。回顧言者。卽又肅靜。二年前。余未嘗到此。彼所云。胡爲乎來哉。余素嗜博。興不稍衰。復入局。互有勝負。維時男女雜沓。環而觀者數重。咸切切作私語。其意似並在余。中有二人。其一醜而黑。虬髯如猬。體格雄偉。而凝靜閒暇。凜然有堅忍不撓之概。蓋斯拉夫人種也。其一貌秀而文。碧眼直鼻。髭亦清潤。爲條頓人種。此人當入局肆博時。度其狀。嗜此實甚。雖喪身其中。亦不顧恤。之二人者。伺余尤切。始終不少間。容忍旣久。勃然返顧。醜者去。赴他局。作訪友狀。其侶亦出局。遂輟博。鬪散步時。又遇之。漠然若弗經意。然彼輩伺察之情。至深且密。殊令人索解而不可得。

第二章

大凡橫逆之加。當之可危。而非分之榮。亦受之可懼。彼或伺余若奸宄。或禮余若神明。余苟稍自體察。必氣沮神喪。不敢逞志。其如入障旣深。自信絕無可慮。遂不計此中危險。方且專誠壹志。謂苟不達余之目的者。必不止。

向晚復過匯。門次侍二士人。肅余入。數見是狀。弗異也。忽聞一操英語者曰。彼何人。乃尊崇若是。曰。當爲彼國之高貴耳。余聞之。陰嗤其妄。旋遇日間伺余之條頓人。舉止倉皇。若負重任。而斯拉夫人則神致閒暇。弗露圭角。一種鎮定肅穆之氣。尙隱於眉目間。

入博奕室。巡視稠密處。與皆豪舉。而余所屬意之女郎。亦在焉。金銀纍纍。積滿於前。所獲不貲。無何。同局一人出。余乃接其座。視女靜寂。若不知座人之更替。密瞰之。覺五官修整。氣逸神清。如此玉容。足令人目眩心醉。余則愛戀之情。露於顏色。適女引眸徐起。與余視線相射。而凝重如故。不似向者作慘狀矣。由是恣意孤注。興高采烈。而實則余此時之心思。已爲女郎所吸引。神經顛倒。不能自持。時且故加注於女所注之地。則又夷然不以爲忤。意者女深於社會之交。

接。以嬌豔動人情感。習見是狀。故弗之異耳。未幾終局。勝者各集所獲。余與女皆大勝。女則坦然不露喜色。

有德意志人者。貌寢陋。與女接座。分利時。爭謂女前所積之金爲己有。其人狀頗樸嗇。或不致誤。大抵博時失檢。致相僂雜。以位置論。分當屬女。公證者聚金不給。由是訟聲漸沸。德人強作法語。呶呶不已。女曰。此金固屬余者。德人折諸公證者。公證者搖首聳肩。按法俗聳肩爲怫然之意。雖辯護百端。無益也。

爾時所謂條頓人者。狂肆咆哮。以拒德人。且問余曰。君以爲當誰屬。余曰。屬女郎耳。乃向余鞠躬。顧公證者曰。如所言給之。德人爭辯不已。至於罵詈。然自有聳肩之證。事已定矣。女向余鞠躬致謝。余亦以禮答之。竊喜區區一禮。本無大益。然視余目的之方。未始非進一步也。

女儲金於篋。篋以金製。華物也。既而各散。出室。見女背余遙立。潛就之。女反身。余笑曰。彼德人當大懊惱。女不卽答。密相之。心頗慚竦。自忖苟不見答。奈何。女忽笑曰。君果確知爲妾之物乎。余曰。確知之。余雖獲利。然鄙意亦頗願爲卿所

勝。女曰。殊奇事。妾苟稍不慎。且恐失所獲。至君反願爲妾居負地。設想何其左耶。余曰。冀卿獨勝耳。女乃凝視不語。意頗厭。余煩褻。余雖自竦懼。卽亦弗顧。曰。乞恕唐突。與卿似曾相識。女睜目若有所觸。柔聲曰。似未曾。余曰。卽今晨相見耳。曰。妾未嘗遇君。君殆誤矣。言時。似不甚介意者。爾時問答。各以法語。女於法語。音清而未能純熟。至此始辨其實。問之曰。卿俄人乎。女漫聲曰。然。余思納言甚肫摯。乃應者意殊不決。果何時乃得邀其一嘖一笑耶。

余素善俄語。乃以俄語語之曰。余曾游歷俄國。女曰。然。妾意君亦俄人耳。余笑曰。卿特以余能俄語。誠自愧。實英人。不知卿能脫略邦籍。友余否。言已。投刺。女強以英音讀余名。微笑曰。君以英人作俄語。直爾清利。誠不易得。察其笑意。若戲若疑。似不深信。余曰。卿英語亦佳。女搖首他向。嘆息曰。妾烏能英語。余曰。何乃太謙。卿果友余乎。女鞠躬不答。遂別。彼之嘆息。殆惡余冒昧歟。抑不能作英語。以訴其情愫歟。是則不敢知矣。

以語言交接。爲地至近。於進身之階。已有端倪。如伐冰然。忍而不躁。縱極深厚。

必有解闢出石之一日。然以異國男女。未有紹介。直接而陳懇摯。在禮殊屬孟浪。然欲藉紹介者。恐終身不能償願。此女秉禮爾雅。示余以涼薄。亦分也。

余且行且計。周歷諸室。見女與貌秀者之條頓人密語。見余。卽又鞠躬。無恐怖意。默思彼與斯拉夫人。皆俄產。爲狀頗親密。苟余與二人預爲友。不難因以達余雅。顧此貌秀者。氣宇颯爽。與女若婦也。夫者。果爾。則余望絕矣。且所行爲。於女多不便。然女之神色。似未嘗有家。果未有家者。余之願終可以達。

翌日下午。復遇女於匯。辭氣藹然。與之茗酌片時。爲余述其家世。始知其名爲桃麗娃。茂世開。父死母病。方自聖彼得堡來。將往利渥洛。爲母求治。現寓某別墅。墅爲女遺產。距此不遠。母以病。不能多酬酢。乃約期引余朝其母。有弟他出。此外別無天親。女每言及弟。聲色慘怛。頻以危懼之目視余。余以爲篤於友于。不之異。且雜以諧謔解之。而女之危懼滋甚。

余問之曰。卿曾至莫斯科否。女悚然曰。未也。余曰。余於五六年。前曾託足於彼。頗知彼中情俗。女笑曰。毋怪君於俄語。如是純熟。余曰。當時與某女士友。交誼

至篤。隨習俄語甚稔。故積久未忘。女曰。君何不。語至此止余曰。彼已有家。墓砧名南。納商人也。余嘗隨英公使居俄久。此所以疑與卿曾相識。女曰。未曾。未曾。余曰。然則相見恨晚矣。爾時女方著手套。注意之。尙無約指。此雖不足證渠之必爲室女。而私心實稍慰矣。自是而交誼遂密。

第三章

翌日。偕女乘車。造其別墅。朝其母。母清癯殊甚。髮已斑白。態度大似其女。而困憊之中。一若重有憂者。母女待客甚拘謹。母力疾強坐伴余語。吐辭至慎。若恐稍肆而失禮者。然又頻頻凝目視余。不稍輟。余偶爾回視。則又作倉遽狀。度其意。若惡余之過訪爲莽率。而未悉余之真誠耳。因思年老者。意興蕭索。性多執拗。於禮分每不能通融。特此老爲尤甚。設與余交接日深。必不若是。茲以執禮太甚。而情意反多隔闕。

旣而以茶飲余。爲俄禮式。女曰。不敢以異邦人待君。余曰。余行蹤無定。果不爲英人者。當爲俄人。余於俄語以久。疏故於母女所言。間有未解者。必請再述。母

曰。君語言容貌。絕似俄人。惟尊名爲不同耳。又悄然問曰。君豈自莫斯科來乎。竊意余之行蹤。已悉告其女。今母猶作是問。意必疑余有未實者。因回顧女。女睜目不語。而母之狀況。若甚危懼。

忽有人延母。母將行。余亦告辭。且謝多擾。母鞠躬送。女引余及門。余曰。今夕赴匯否。女曰。妾於匯中之游。倦矣。余曰。豈爲失利故耶。果爾。赴而不博可耳。女笑曰。所失誠不資。設母安者。當踐約。余曰。寓次更無他人乎。女辭意吞吐。狀殊不適。他顧曰。有二友者。昨夜赴維也納矣。余曰。昨夜與卿同游者。亦往乎。女曰。是爲宜萬墨洛可夫。吾家世友也。余笑曰。以鄙意度之。當不僅是。女曰。何謂。余曰。當爲卿未來之尊夫耳。女坦然微哂曰。非也。特交誼殊不淺。余曰。彼虬髯者。爲何人。女玉容又變。戚然曰。君亦知其人乎。余曰。初自匯中相識。其人舉止。頗與人異。女曰。是爲南考洛史燕林四開。其異人處。則以憂患多耳。余曰。人固不能免憂患。若燕林四開之憂患。殆必有異於人者。女駭然曰。君何所見而云然。余曰。交淺言深。恕余言妄。女曰。君言必有所指。胡不明以相示。余曰。余居聖彼得

堡久。見凡與政界有關係者。衆矣。女曰。君以爲燕林四開者。其於政界亦有關
係乎。余曰。凡俄國之士。苟稍具政治思想者。皆危機也。女曰。燕林四開固多憂。
然憂實不存於政界。余曰。果爾。則於存身之道。幾矣。須知與政府反對者。必不
足以自存。若燕林四開居聖彼得堡。我知指摘之者。必多。女曰。何爲其然。余曰。
抗直靈敏而不能內蘊。若而人者。多以革命舉動爲性分。惜夫拚其熱誠。以求
萬衆之幸福。而結果之價值。往往不能償其所願。此天下萬國皆然。而俄國爲
尤甚。女笑曰。何惜也。余曰。試觀歷史。革命者。實自由之利刃。女曰。不能自由。奈
何。余曰。不自由者。咎皆自取。而甘居奴隸者。又人格不全。女笑曰。如君言。無一
可者。但人卽至不肖。奚至甘爲奴隸。其如稍一不慎。或成寒帶。或置死地。二者
之殘賊。絕無人理。而且重重壓制。令人不能稍抒其手足。遂至於此。而論者不
察。轉以苛論加之。曾亦思事勢之危迫。固如是耶。余曰。俄君日殺其民。以試鎗
鋒之利鈍。雖千百萬數。亦所弗恤。而民氣猶不思自奮。女曰。彼日出其謀。以伺
人之左右。奈何。余曰。與人之隙。而使之乘。此咎之所以自取也。女微愠曰。是政

體使然耳。余思女爲是言。決非革命黨人物。因笑曰。果使政體然者。執政之罪。大矣。女曰。俄皇賢君也。豈不欲爲民造幸福。獨苦下情壅塞而不能上達耳。余曰。以俄皇爲賢。未免忠誠過分矣。茲且勿論。但問卿今夕果赴匯乎。女不答。余曰。必赴之。膳後。余來與卿偕往。鬱居不出。悶甚。卿實不知余之誠悃耳。余爲英人。率真坦直。非若俄之公卿。往往微服潛蹤。以探人祕密者。何餒爲。女驚視曰。君乃不自知爲狀固絕似公卿。微服以探人者耶。雖然。君誠英人。妾必踐約。余乃退。

反寓就食。尋思俄人動作多離異。有爲英人百思所不到者。此女秀外慧中。若具一種絕大之魔力。吸人情感。而舉止隱約。又故示人以不測。余之定力。本自信不薄。乃一想象其風致。心旌搖越。幾難自持。卽今珍錯盈前。無如官司不存。味同嚼蠟矣。

及時訪女。一門者髭鬚虬亂。聲輕若啞。導入應接室。卽日間飲茶處也。倚窗遙矚。雲淨星明。街衢燈火。照耀如晝。移時。女艷妝蹀躞入。謂事母安寢。致余久待。

且告歉情。余曰。余視母。不專爲病。或有他故。女駭然。若有隱情。猝被余窺破者。曰。何故。余曰。年老而有重憂。傷身實甚。女曰。君何以知母有重憂。余曰。以意度之。不虞其言之中否。妄哉余也。女笑曰。君豈有所怯乎。余曰。心無罣礙。何怯之有。言次。應門之僕入。視其狀。殊可怪。女呼之曰。談密道夫。苟母醒而召余者。爲言余歸當不晏。僕唯唯出。乃相偕赴匯。

與端莊流麗之豔友。游行自在於廣衆中。心曠神怡。不獨爲余畢生所未有。卽匯中人當無一不豔羨之者。洄溯生平。親知落寞。顧影自憐。夙昔固存大願。無如運與志違。所如輒阻。迨服官外交。則又以事機無藉。碌碌靡有建白。爲余計。苟得折衝壇坫間。一抒余胸中所蓄。以爲祖國光。顧此願不知何日償耳。今以偶爾相值。屬意於異國一弱女子。於彼身世事業。渺無所知。危機隱伏。余豈不審。徒以愛慕至切。遂坦然不復介意。世之論者。謂人不可以無閱歷。無聰明。余自問是二者。視之他人。未嘗爲後。而處境適與相反。可知此說。徒以束縛人才。非通論也。設余稍愚魯。何至於是。是則人生在世。祇須合眼放步。一聽造物者。

之低昂而已。尺步繩趨。涉世之通則。而有時適足以僨事。

翌晨。選鮮豔之花。附以短柬。致桃麗娃。約上午至匯相聚。此等動作。於交際規則。實爲破格。然非此若不足以表余忱悃。顛倒錯亂。在所弗顧。

既如期赴匯。良久。女輕妝冉冉至。風姿綽約。倩逸絕塵。所貢之花。飾之胸次。余不覺狂喜。恍加以九五之榮者。然見時循循執禮。不涉褻意。並形容與所至游人屬目。切切私語。蓋疑妒愛羨。人皆有同心耳。行次。見褒立氏紀念碑。氣象莊嚴。巍然矗立。相與徘徊撫摩。爲之讀其文。論其世。女且歌紀念詩。余雖不明音樂。然珠喉婉轉。芳韻清颺。不禁神之蕩。心之醉也。

繼見一官服者。肅立道旁。過其前。舉帽鞠躬。數見不鮮。亦弗之顧。女凝視余曰。不意君尊崇若是。殆貴人耶。余曰。余何尊崇。往者之來。未嘗若是。彼必誤余爲誰氏之豪貴耳。固欲問之。一破疑團。女止之曰。何必。敢問更有他人禮君若是者耶。余曰。甚多。遂舉以近事告。女曰。然則奇甚。請明示。今與妾偕行者。果爲尊崇華貴之王公否耶。余睨視笑曰。自以爲王耳。女曰。王者必非自王。若君者。稍語

止。復遲疑曰。王耶。公侯耶。妾以爲王也無疑。否則白丁耳。余曰。卿乃能以王號榮余。女曰。妾何能。余曰。然則視余爲極親愛極屬意之一人。何如。女意態隱約曰。甚願。甚願。君固知妾無權。足以王君。試君爲女。甯弗佳。余謝無狀。且問其故。女曰。君當自知。復笑語移時。各自歸寓。

第四章

翌晨復簡桃麗娃。訂晚間走訪。將與再游衆匯。日間杜門不出。索然寡歡。覺一刻之長。如小年也。間與侍者閒話。排遣鬱悶。侍者伺應殊周摯。而意終不屬。卽夕詣女郎。談密道夫入室。坐片時。女出曰。母病加劇。妾適事其安寢。今夕實不能偕君出游。君謂老而多憂。爲患更烈於病。誠篤論也。若老母者。今且需人而活。困憊極矣。恐非藥石所能奏效。妾是以慨念身世。不願有壽。尤不願置身愁域。余曰。老母病。余甚悵悵。卿身世之慨。未免過激。日後必自悟其非。不出游。甚佳。此間亦殊幽靜。女曰。人固有以此爲探幽之樂境者。妾視之。實爲危地。行將去而他適。余曰。卿弗爾。余豈樂游是。爲不能忘情於卿耳。桃麗娃乎。卿必

弗離此。余將推心瀝誠。一傾區區鄙意。且述余之妄願。若何。女色然周視四室。若惡余直呼其名者。既而戚然曰。何必相告。我輩皆投身幻境耳。後日情形。誰能逆料。余曰。余必告卿。倘一旦得償我妄願。余斯爲有福人矣。女曰。君猶自以爲無福耶。君而無福。斯天下殆無有福人矣。蘭夢德君。何乃自祕太甚。余曰。卿交余淺。無怪有是言。不知余半生潦倒。後願茫茫。實失意中之尤失意者。始余年幼。志氣高邁。謂致身青雲。本非難事。苟得假我寸柄。俾一展平生懷抱。則功被大地。名動千秋。庶不虛生一世。至於今。夙志難酬。恰似狐狸之求葡萄。不得。復強自解嘲。及卿之遇。而希望又復奮起。顧猶有疑悶者。則與卿初見時。卿遽變玉容。何也。女聞言。惶然失措。顏色又變。既而柔聲曰。固似曾相識。妾實不知其所以然。余曰。所謂似曾相識者。爲仇乎。爲親乎。女曰。意君亦知妾者。余曰。聰明嫺淑如卿。余固遲之久矣。女曰。遲之久耶。余曰。苟不相值。心固澄然。然一遇卿。覺此後歡娛之希望。奮然以興。故竭其情愫。屬意於卿。卿苟鑒其愚忱。恕其鹵莽。不以爲鄙。降心以訂百年之好。則所以福余者多矣。女紅緋兩頰。睜目凝